



《关于书的书》系列丛书

# 名人谈读书

主编：蒋长好 李广宇

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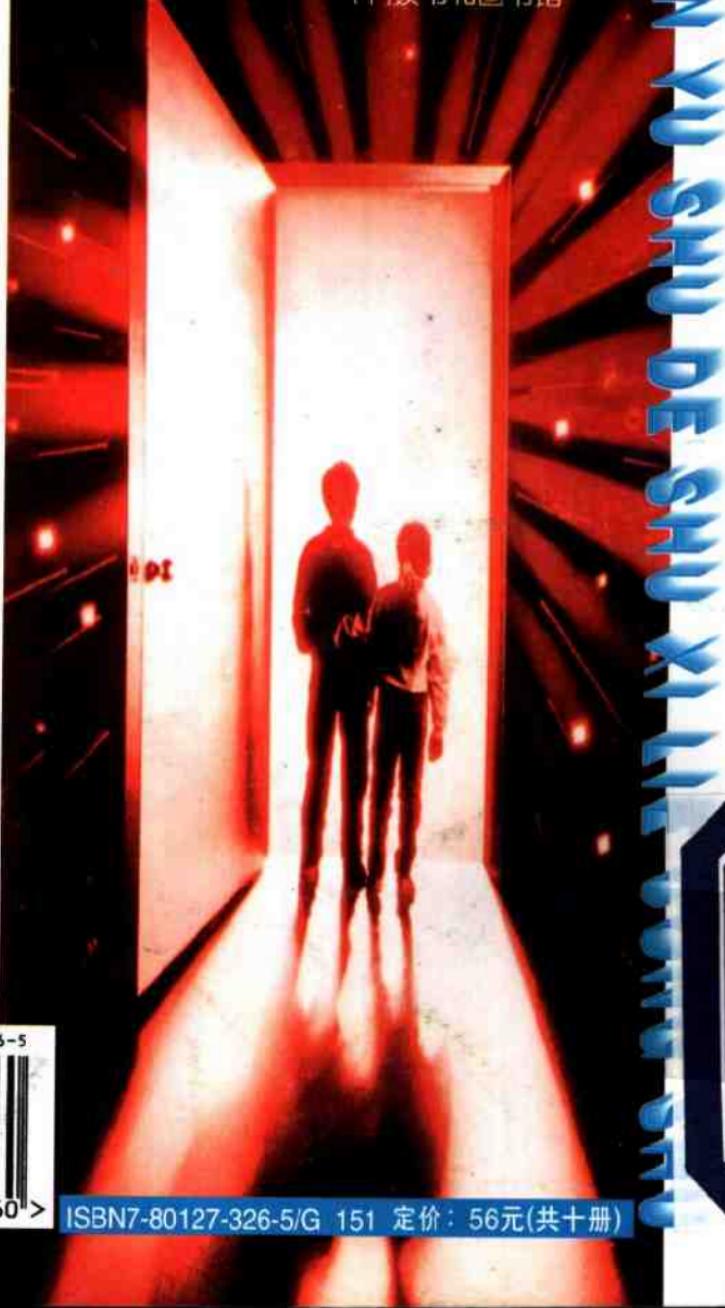
GUAN YU SHU DE SHU XI LIE CONG SHU

# 書

封面设计：周建  
策责：王含  
策划：舒达工作室

- (一)书的知识
- (二)书的趣闻
- (三)书的格言
- (四)读书的故事
- (五)书迷谈书

- (六)名人谈读书
- (七)中国著名图书
- (八)读书方法
- (九)怎样写读书心得
- (十)读书和图书馆



ISBN 7-80127-326-5



9 787801 273260 >

ISBN7-80127-326-5/G 151 定价：56元(共十册)

《关于书的书》系列丛书

# (六) 名人谈读书

蒋长好 李广宇 主 编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于书的书/蒋长好主编.-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1997.6

ISBN 7-80127-326-5

I. 关… II. 蒋… III. 图书学-普及读物 IV. G25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7254 号

## 关于书的书

---

主 编:	蒋长好 李广宇
责任编辑:	王 含
责任校对:	孟庭凡
出版发行:	经济日报出版社
地 址:	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77 号(邮编 100746)
总 经 销: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	通县鑫欣印刷厂
规 格:	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47.5 印张
字 数:	668 千字
印 数:	1—10000 册
版 次:	1997 年 5 月第一版 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:	ISBN 7-80127-326--5/G · 151
定 价:	5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盗印必究

# **《关于书的书》编委会**

**主编：**蒋长好 李广宇

**编撰：**李广宇 李慧 李小妮  
宋春龄 蒋长好

**插图：**陶勇利

## 前　　言

一位哲人说过：“读一本好书，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。”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十路口。他们的健康成长，离不开优秀书籍的引导。同时，青少年时期也正是求知旺盛的时期，他们渴望在学好课本知识的同时，还能阅读一些课外读物。可是读什么书？怎样读书？许多同学常常感到困惑，这套丛书，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编写的。

丛书共 10 册，分别是：“书的知识”、“书的趣闻”、“书的格言”、“读书的故事”、“名人谈读书”、“书迷谈书”、“中国著名图书”、“读书方法”、“怎样写读书笔记”、“读书和图书馆”。包括了关于书的方方面面知识。

知识性、指导性和趣味性结合是这套丛书的特点。知识性说的是书中不仅介绍了书的历史、书的知识等以前大家很少接触的内容，而且汇集了古今中外的读书名言、故事，可以扩大同学们的知识面；指导性指的是书中选有“读书方法”、“怎样写读书笔记”和“中国著名图书”等内容。它不仅能帮助大家选择优秀的图书。又能使大家找到读书的捷径。此外，丛书不仅语言生动，而且介绍了大量有趣的读书故事和书的趣闻，使本书具有较强的

趣味性和可读性。

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广西民族出版社总编辑韦琮瑜、中国广播电视台编辑张安平、开明出版社编辑黄炯相、长征出版社编辑刘志军的支持和帮助,这里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!

## 本书编委会

## 目 录

冰心:忆读书	(1)
老舍:读书	(6)
向警予:读书要有目标有方法	(12)
徐特立:读书“七要”	(17)
梁漱溟:自学很重要	(22)
朱光潜:读书是一种训练	(25)
郑振铎:开卷有益	(34)
巴金:小时背书有好处	(37)
钱歌川:求知要靠自觉	(45)
缪钺:治学贵有才、学、识	(50)
周谷城:失败不要灰心	(55)
郑逸梅:博古方能通今	(58)
郑逸梅:读书需要有个性	(60)
郑逸梅:读书是件快乐的事	(65)
张友渔:读书主要靠自己	(70)
萧乾:读书要有计划	(80)
萧乾:强迫自己读书	(84)
吴大猷:用科学方法读书	(88)
华罗庚:读书要打好基础	(92)
陶行知:活人读活书	(95)
周谷城:读书要重经典	(97)

柯灵:甘当书痴	(104)
何其芳:读书要有选择	(106)
王梓坤:读书先慢后快	(116)
恩格斯:从原著中得出自己的见解	(118)
陈念贻:单科独进奏奇效	(120)
李大钊:教子不当蛀书虫	(122)
司麦斯:把书当朋友	(127)
赛福:读书是一种乐趣	(130)
培根:读书要消化	(131)
叔本华:读书要有选择	(133)
史密斯:学习是一种积累过程	(134)
洛克:书对生活是一种珍贵的赐予	(136)
格雷:书可产生“心灵的欢悦”	(138)
康耐:书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	(140)
肖斯:读书要有意志	(142)
拉格曼:读书要重效益	(144)

## 冰心：忆 读 书

一谈到读书，我的话就多了！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，就开始读书。倒不是4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“天，地，日，月，山，水，土，木”以后的那几册，而是7岁时开始自己读的“话说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……”的《三国演义》！

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《三国演义》，我听得津津有味，什么“宴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巾英雄首立功”，真是好听极了，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，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。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，在母亲的催促下，

含泪上床。

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《三国演义》来，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，居然越看越懂，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，比如把“凯”念作“岂”，把“诸”念作“者”之类，因为就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。

谈到《三国演义》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，哭了一场，便把书丢了。第二次再读时，到诸葛亮死了，又哭了一场，又把书丢了，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。

这时就同时还看了母亲针钱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《聊斋志异》，聊斋故事是短篇可以随时拿起放下，又是文言的，这对于我的作文课，很有帮助，时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，批着“柳州风骨，长吉清才”的句子，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，只因那时的作文，都是用文言写的。

因为看《三国演义》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，对于那部述说“官逼民反”的《水浒传》大加欣赏。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，如

林冲——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，看了使我气愤填胸！武松、鲁智深等人，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，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 36 天罡 72 地煞勉强地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，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《荡寇志》强多了。

《精忠说岳》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，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。在此顺便说一句，我酷爱古典诗词，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，只有岳武穆的《满江红》“怒发冲冠”那一首，还有就是李易安的《声声慢》，她那几个叠字：“寻寻，觅觅，凄凄，惨惨，戚戚……”写得十分动人，尤其是以“寻寻觅觅”开头，描写尽了“若有所失”的无聊情绪。

到得我 11 岁时，回到故乡的福州，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《茶花女遗事》，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，有了广泛的兴趣，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，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，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。

《红楼梦》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看的，起

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，贾宝玉女声女气，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，还是到了中年以后，再拿起这部书看时，才尝到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，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。

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，不能算太少。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！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“独立思考”的大道理，这都是从“修身”课本中所得不到的。

我自1980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，闭门不写，“行万里路”做不到了，“读万卷书”更是我唯一的消遣。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，知道了许多事情，也认识了许多人物。同时，书看多了，我也会挑选，比较。比如说看了精彩的《西游记》就会丢下烦琐的《封神传》，看了人物如生的《水浒传》就不会看索然乏味的《荡寇志》，等等。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，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，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，无病而呻，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，我看就从脑中抹去，但是那些满带着

真情实感，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，那怕只有几百上千字，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，不能自己！

书看多了，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，物怕比，人怕比，书也怕比，“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”

因此，有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，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，我只写了几个字，就是：

读书好，多读书，读好书。

1989年9月8日清晨

## 老舍：读书

若是学者才准念书，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。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；那么，我可要多嘴了。

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，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；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。可是我爱念书。

书的种类很多，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。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；自幼儿我就会逃学，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《三字经》和《百家姓》。对，《三字经》便可以代表一类——这类书，据我看，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，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。这类书可真不少，不知道为什么；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；要不然便是太少——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

人。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，一来是因为——我才明白过来——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些已经死了，比如写《尚书》的那位李二哥。二来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专爱念这类书，我不便得罪人太多了。顶好，我看是不管别人；我不爱念的就不动好了。好在，我爸爸没希望我成个学者。

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：书上满是公式，没有一个“然而”和“所以”。据说，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。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，如地是圆的之类；可是这种书别扭，它老瞪着我。书不老老实实的当本书，瞪人干嘛呀？我不能受这个气！有一回，一位朋友给我一本《相对论原理》，他说：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。读了两个“配纸”，我遇上了一个公式。我跟它“相对”了两点多钟！往后边一看，公式还多了去啦！我知道和它们“相对”下去，它们也许不在乎，我还活着不呢？

可是我对这类书，老有点敬意。这类书和第一类有些不同，我看得出。第一类书不是没

法懂，而是懂了以后使我更糊涂。以我现在的理解力——比上我七岁的时候，我现在满可以作圣人了——我能明白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明白完了，紧跟着就糊涂了；昨儿个晚上，我还挨了小女儿——玫瑰唇的小天使——一个嘴巴。我知道这个小天使性本不善，她才两岁。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，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；懂不懂的，人家不闹玄虚，它瞪我，或者我是该瞪。我的心这么一软，便把它好好放在书架上；好打好散，别太伤了和气。

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。其实这不该算一类；就这么算吧，顺嘴。这类书是这样的：名气挺大，念过的人总不肯说它坏，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的说将要念。譬如说《元曲》，太炎“先生”的文章，罗马的悲剧，辛克莱的小说，《大公报》——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——都算在这类里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，随手便又放下了。这里还就属那本《大公报》有点劲。我不害羞，永远不说将要念。好些书的广告与威风是很大的，我只能承认那些广告作得不错，谁管它威风不威风呢。